

# 詩

## 海隅閒墨

兆蓉

### 旅臺唱和集

陳君海壽，清末在河南鄭州同內弟陳辟南，傑南，內子秋戩等從李孝廉曉帆讀書，時筆者適旅豫，肄業於鄭州實業學校，每於文酒會中，晤及陳君，因而相識，遂訂交焉。筆者旋就學北京，入民國，任職漢臬歷二十餘載，抗戰軍興，挈眷入蜀，勝利後，迨回寧漢，屈指睽違陳君已逾四十年，未有機緣，得一晤面。迨大陸變色，筆者避地來臺，（只攜帶一部份眷屬，尚有子女數人淪在大陸，未克同來）不料竟在此地得與四十年前之舊友，邂逅重逢，鬚髮蕭疏，歡笑如故，欣慰之情，豈筆墨所能形容哉？

陳君文學優良，尤擅吟詠，惟家室陷于鐵幕，頻年孑然一身，過其艱苦之生活，不勝身世滄桑之感！今歲筆者與之迭有唱和之作，曾錄登本刊第四十四、五期。月前復承陳君寄來七律一首云：

(一)「管城負笈憶童時，

猶未升堂偏自詡，

覆巢頓抱無家痛，

最是多情賢伉儷，

筆者和詩云：

儒雅如君亦可師，

問難明經賴友師，  
漫云入室欲誰欺？  
避地能忘去國悲？  
瑤章頻和慰鐘期」。

字內英才能有幾？  
傷心浩劫從天降，  
歲月蹉跎人已老，  
內子和詩云：

(三)

「垂髫入學憶當時，

報國忠貞常自勵，

漢江回首渾如夢，

最念故鄉諸子女，

(四)

最近陳君又疊韻和作一詩云：

「萍飄蓬轉幾多時，

經史有緣堪自慰，

避秦蹈海魯連志，

愛國健兒身手好，

(二)

再陳君另作七律一首寄贈內弟傑南，句云：

「與君昆季同窗日，

堪笑鶩駘猶伏櫪，

天涯重敘粉榆誼，

指顧收京歸去也，

內弟和詩云：

世間仁者始無欺，  
觸目紅潮隔海悲！  
朝朝翹首盼歸期。」

課我詩書是李師，

待人坦白莫相欺，

臺島羈身暗獨悲！

天倫重敘尚無期」。

益友良朋盡我師，

影衾無愧復誰欺？

懷楚投江屈子悲，

中原底定是歸期。」

回首分襟辛亥年，

却看騏驥着先鞭，

海外欣聯翰墨緣，

故鄉風月應依然。」

弟兄聚首又何年？

待斷中流百萬鞭，

浮萍到處且隨緣，

浮萍到處且隨緣，

凱歌響徹神州日，  
內子亦和詩云：

共話桑麻豈偶然？  
（四）「中興氣象蔚南天，  
臺筆觀風拚繪藻，  
避世難忘在當年，  
波江指日好揚鞭，  
文字論交信有緣，  
嘔心吾輩豈徒然？」

（三）「炎炎赤燄張中土，  
避地鯤瀛已七年，  
從戎合著祖生鞭，  
同結他鄉翰墨緣，  
久欽高士松筠操，  
諸弟分襟天一角，  
幾時聚首共怡然？」  
友人陳神嶽先生見之，亦和一詩云：

於臺北。  
特併錄之，以留鴻爪！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

# 東 溯

望

大甲溪這兩年來走了明星運，報紙上也常露芳名，從橫貫公路到縱合開發，緊鑼密鼓聲中，沼溪地名也一個個嶄露頭角；而天冷谷關已漸成過時的籠兒。最近苛茵博士光臨，更使沒沒無聞的達見蓬壁生輝，身價十倍，大有與霧社石門同爭雄長之勢。看各方之期望與熱心，這個計劃中的藍圖必有實現之日。是配合經濟建設的要求；也是我國技術進步的表現。

對這幅藍圖的介紹，徐修惠學長已有專文撰述；而計劃之推進報章亦多有報導，是以無庸再為曉舌

。不才自四十年天冷開工以來（其後總統命名為天輪發電總廠），在此「遊山玩水」已歷五載。天冷完工後校友中僅留下我一顆獨種，平時全靠「友聲」一寶定期帶來溫情。但頭將來大開工時，先進諸學長們再來個自我充軍，屆時當有一番熱鬧。因遵潘餘慶學長之囑，就不才所知拉雜報告。並非存心敷衍，實在拿了幾年鄉頭反而覺得筆重；何況應付過全校國文會考以後，這一套又早已還給老師們了。

臺灣氣候應該是臺中最好，而臺中一帶又得算大甲溪中游第一、冬暖夏涼，晴陰有致，單憑空氣清爽就可使人益壽延年。到過這裡的人們，誰不讚美。用不到說我義務宣傳，反正信不信由你。  
假使是乘山線火車南來，出最後一個山洞，跟着跨一座鐵橋，這是一過大甲溪。豐原下車，有條石子公路溯溪而東，喬木交道，習習生風。石岡以後，愈進愈涼；兩旁視界，愈收愈攏。到土牛穿吊橋入東勢，這是二過大甲溪。東勢市面繁榮不下豐原，電影院也有四家之多。此處為山地物資吞吐，執政治經濟樞紐，有八仙山大雪山橫貫